

# 《五彩舆》【五本】

## 主要角色

海瑞：老生  
 鄢懋卿：净  
 徐海：净  
 赵文华：丑  
 冯莲芳：旦  
 秦氏：旦  
 戚继光：老生  
 马守贞：旦

## 情节

海瑞、鄢懋卿途中遇虎，幸得猎户史安相救。史安误认二人为盗墓贼，适戚继光一行来到，问明原委，史安始知有误，愿随海瑞，改名海安。戚继光使其子戚勇前往舟山等处调兵遣将，并使宗礼为先锋，往救秦氏。又劝海瑞、鄢懋卿二人和解。海瑞邀鄢懋卿同往县衙审问鄢富。王汝贤逼汪彩霞成亲，汪彩霞不从。叶宗满责王汝贤不遵将令，擅自扰民。二人互殴。汪彩霞趁机潜出贼营，欲抱石投江。徐海归来，责二人不守营规。二人互控。徐海不辨真假，责令二人和解，又认汪彩霞为义女，使与秦氏同居孤燕岛，然后领兵掠取郡县。戚继光、海瑞同鄢懋卿共审鄢富。鄢富招认受贿白银十万，鄢懋卿诈称管教家丁不严，请求从轻发落。海瑞使鄢懋卿免去以后供应，罚银五万两了事。海瑞又因秦氏乘舆招摇过境，以致顾慥误抢，海寇拦劫，罚鄢懋卿出银三千，修理书院。鄢懋卿情愿受罚。海瑞即将修理书院一事委交赵汴湖办理。戚继光见海瑞才干过人，乃将海瑞调往鄞县，参赞军机。又将李兴带往营中立功赎罪。赵文华晋升工部侍郎，奉旨到浙江祭海，改装嫖妓，强迫故总督之女张月娇侍酒。张月娇不从，备受笞楚。事为冯莲芳所见，乃欲捆赵文华与老鸨。适海瑞前来巡查，捕赵文华与院主许四枷号示众。

##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十八集：伍月华藏本整理

### 【第一场】

(史安上。)

史安 (唱) 松林外腥风起猛虎作怪，  
 不由我技艺痒越山而来。  
 (白) 俺史安，严州府人氏，山中打猎为生。适才心神不定，耳闻虎啸之声，为此越山而来找寻，看前面有喊叫之声，必是猛虎伤人，待俺赶上前去，收这孽畜便了。  
 (唱) 天生俺打虎手别事不爱，  
 难怪说古冯妇见虎不退。

(史安下。)

### 【第二场】

(鄢懋卿上。)

鄢懋卿 (唱) 心忙乱步高低两足走坏，  
 想猛虎要吃我莫非命该。  
 (白) 哎呀奇怪，奇怪！猛虎不吃海瑞紧紧赶我？  
 (鄢懋卿跑。)  
 鄢懋卿 (白) 观音菩萨救救弟子吧！海瑞是个恶人，又是奸臣。老虎爷爷，要吃就吃海瑞吧！  
 (〔内虎啸声〕。)  
 鄢懋卿 (白) 哎呀不好了！我把纱帽官衣脱下来拿着好跑啊。有灵有应的菩萨饶了我吧！  
 (唱) 若说起我从未将人杀害，  
 求老天睁眼睛赦却无才！

(海瑞上。)

海瑞 (唱) 鄢大人走山路跑的真快!

鄢懋卿 (白) 老虎要命, 不快走哇, 哎呀呀跑煞我了!

海瑞 (唱) 赶水贼偏遇着猛虎扑来。

(白) 哎呀大人哪, 你我焉能跑得过猛虎? 不如站在这高坡石上, 猛虎见二人在一处, 谅它不敢近前吃人了。

(鄢懋卿坐地下不应。)

海瑞 (白) 啊, 大人为何不说话呀?

鄢懋卿 (白) 站在哪块大石上啊?

海瑞 (白) 就在这里啊。

鄢懋卿 (白) 快快走罢!

(唱) 可怜我头昏眼花三魂不在!

海瑞 (唱) 我料定生死路天早安排。

(海瑞、鄢懋卿同上大石。)

鄢懋卿 (白) 哎呀,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虎形跳上, 史安上。)

史安 (白) 吠, 孽畜休走!

(唱) 熊耳山有猎户岂容摇摆?  
抖一抖英雄威与人除灾。

(史安将虎形打死。)

史安 (白) 好孽畜, 怎么不经打? 一打就死了。

海瑞 (白) 好一壮士, 真有卞庄之勇。

鄢懋卿 (白) 哎呀, 这是你我十八、九代的活祖宗。

海瑞 (白) 哎, 这是什么话?

鄢懋卿 (白) 救命王活菩萨!

海瑞 (白) 你我上前问过名姓!

鄢懋卿 (白) 该问, 该问。

海瑞 (白) 啊, 壮士请了!

(史安看。)

史安 (白) 啊, 哪个问我?

海瑞、  
鄢懋卿 (同白) 我等在此。

(史安细看。)

史安 (白) 好了好了, 原来你这两个强盗在此!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被俺撞见, 休想逃走!

鄢懋卿 (白) 哈哈完了, 又是什么事闹出来了?

海瑞 (白) 啊, 素不相识, 你怎么说我们是强盗哇?

史安 (白) 吠, 你们还敢不认么! 我们这里山前山后, 古坟最多, 尽被你们挖尽了。今日要想脱身, 只恐万万不能!

海瑞、  
鄢懋卿 (同白) 你说我们是挖墓贼, 有何为证?

史安 (白) 这个人贼头贼脑, 满脸土气, 手中拿着这纱帽、官衣、玉带——

(史安指海瑞。)

史安 (白) 你又穿着旧朝靴、旧官衣服, 岂不是偷的坟中之物, 还敢强辩么?

鄢懋卿 (白) 完了完了, 这可怎么分辩哪?

海瑞 (白) 住了! 此乃是我们自己随身穿的旧衣服, 你何敢说是坟中之物!

史安 (白) 呸! 你们还敢嘴硬, 且捉你二人去到家中拷打, 哪怕你不说实话。

海瑞、  
鄢懋卿 (同白) 休得造次! 我们都是官者。

史安 (白) 呸!

(唱) 现放着真凭证还敢抵赖?  
提起这盗墓事怒满胸怀。

海瑞 (白) 休得无理!

(史安按虎形，抓海瑞、鄢懋卿。)

史安 (唱) 哪怕你浑身口说不出天外，  
海瑞、  
鄢懋卿 (同白) 好野蛮，敢不说理呀！  
史安 (白) 呸！  
(唱) 若支吾管叫你活葬尸骸。

(史安抓住海瑞、鄢懋卿同下。鄢贵、四官兵、戚勇、宗礼、戚继光同上。)

戚继光 (唱) 一路来马蹄下俱是草芥，  
没村庄有的是石岩青苔。  
鄢懋卿 (内白) 好野蛮哪！  
戚继光 (白) 啊！  
(唱) 只听得人喊叫又是奇怪！  
(白) 宗将军！  
(唱) 快准备擒贼寇兵器摆开！

(鄢贵、四官兵、戚勇、宗礼、戚继光同下场门排列，史安背死虎抓海瑞、鄢懋卿同上。)

史安 (白) 快走哇！  
鄢懋卿 (唱) 遇野蛮不懂理将好作歹！  
海瑞 (唱) 竟不容我分辩真是蠢才！  
宗礼 (白) 好了，好了，原来是鄢大人与海寅兄。  
鄢贵 (白) 正是，正是。  
戚继光 (白) 快去问来！  
宗礼 (白) 大人！寅兄！  
鄢贵 (白) 老爷。  
海瑞、  
鄢懋卿 (同白) 哎呀呀，原来是宗将军在此！  
史安 (白) 呸，你们俱是盗墓贼一党，来来来，俺就不怕人多。  
(史安放马相打，宗礼架住。)

宗礼 (白) 你何人？为何这样凶勇？  
海瑞、  
鄢懋卿 (同白) 他是打虎壮士，最不讲理。宗将军，须要小心！  
戚继光 (白) 住了！打虎壮士听者！本督乃镇海大将军戚继光在此。  
(鄢懋卿发怔。)

鄢懋卿 (白) 原来戚大将军到了！下官鄢懋卿拜见。  
戚继光 (白) 岂敢，岂敢！  
海瑞 (白) 卑职海瑞参见！  
戚继光 (白) 哎呀久仰海先生高风，今幸得见。  
(史安发怔。)

史安 (白) 原来戚大将军！  
海瑞 (白) 请问大将军，因何到此？  
戚继光 (白) 本督一路而来，闻听此间有贼骚扰淳安县地方。故而打此经过，前来探访。你这壮士因何持蛮打人，从实说来？  
史安 (白) 小人见此二位，只当是盗墓之贼，故而唐突二位。今见大将军，知果是官府大人，冒犯之处，望乞恕罪！  
戚继光 (白) 不知者，不见罪。起去！  
史安 (白) 谢大将军。  
请问二位大人尊姓大名？为何在山中走路？  
鄢懋卿 (白) 你要问我，我就是总理监政鄢懋卿。  
史安 (白) 好王八羔子。  
鄢懋卿 (白) 好臭嘴！  
海瑞 (白) 我是淳安县知县海瑞，因追水贼至此。不料被你当作盗墓贼看待，实为可笑。  
史安 (白) 哎呀呀！好清官！小人叩头。人人说海青天为官清正，小人无知，乞求开恩！  
海瑞 (白) 罢了罢了，请问姓甚名谁？如此英勇，为何埋没山中？何不投营入伍，报效朝廷，光辉门第，方不愧打虎之勇耳。

史安 (白) 小人名叫史安，山中打猎为生。因见古墓常被盗贼挖掘，冒渎尊颜，只求老爷收录！小人愿效犬马、执鞭随镫，大人开恩！

海瑞 (白) 我乃一介寒士，怎能用得起你？

史安 (白) 老爷若不收留小人，小人就碰死山中！

戚继光 (白) 海先生，此人既有上达之心，不可拂其美意，收下了罢！

海瑞 (白) 遵命。

史安！

史安 (白) 在。

海瑞 (白) 你既然归依于我，就改名海安便了。

史安 (白) 多谢老爷！

戚继光 (白) 鄢大人，海先生，你二公托天无恙，贼寇谅已走远，本督暂别。宗游击！

宗礼 (白) 在。

戚继光 (白) 带兵保护二公回县便了！

鄢懋卿 (白) 慢着，慢着，大将军，下官现有两件大事，请将军分忧！

戚继光 (白) 哪两件事？

鄢懋卿 (白) 第一件，家人鄢富，被海太爷拷打收监。第二件，敝房下被水贼抢去，俱要大将军作主相救！

戚继光 (白) 既如此本督自有裁处。戚勇听令！

戚勇 (白) 在。

戚继光 (白) 马上飞报传象山、定海、温州、处州四镇总兵，齐赴宁波府行营候令！

戚勇 (白) 得令。

(戚勇下。)

戚继光 (白) 宗礼听令！

宗礼 (白) 在。

戚继光 (白) 本督看你人材武艺，大有岳武穆之风。升任前队先锋，带领本标兵将追赶徐海，追回鄢夫人！倘若追赶不上，速到宁波府行营，禀报莫误。

宗礼 (白) 得令！

呔，众将官带马急急追赶水贼徐海去者！

(四官兵同应，同带马。宗礼、四官兵同下。)

戚继光 (白) 海先生，但不知为了何事，将鄢大人家丁拿问？

海瑞 (白) 只有八个字。

戚继光 (白) 哪八字？

海瑞 (白) 讹诈州县，骚扰黎民。

鄢懋卿 (白) 哎呀呀，岂不是冤枉他了！

戚继光 (白) 海先生，此事非轻非重，不可信听流言，自惹烦恼！

海瑞 (白) 大将军若不相信，请同鄢大人到卑职县衙，提出鄢富亲自审理，是真是假，便知详细。

戚继光 (白) 本督正要查看淳安县遭劫的地方情形，二来解和一概公案。鄢大人！

鄢懋卿 (白) 大将军！

戚继光 (白) 你我一同去到县衙，三面勘审，便见是非。

鄢懋卿 (白) 就依大将军。

戚继光 (白) 带马！

(唱) 鄢大人、海先生须要自爱！  
统兵官问讼事理不应该。  
都只为军务事牵连妨碍，  
且到那淳安县细断将来。

(戚继光、海瑞、鄢贵、史安同下。)

鄢懋卿 (哭) 贤夫人！妻啊！啊夫人哪！

戚继光 (内白) 来呀！

鄢懋卿 (白) 来了。

(鄢懋卿下。)

【第三场】

(四卒、众喽兵、王汝贤同上。)

王汝贤 (唱) 滚滚波涛迷海边，  
鲸鲤十万尽垂涎。  
钱塘一股蚩尤气，  
照彻东南半壁天。  
(白) 俺王汝贤。只因大王带领叶宗满、李兴等暗探淳安县，劫抢富户顾慥私产。命人带领四水卒，海岸接应去了，许久不见回来。是俺放心不下，令喽卒打探，未见回报。

(海报子上。)

海报子 (念) 打探大王事，报与将军知。  
(白) 禀王将军！今有大王抢了顾慥无数金银，又差叶宗满押来汪宏之女到了。

王汝贤 (白) 知道了，再探！

(海报子下。众喽卒、车夫、汪彩霞、叶宗满同上。)

叶宗满 (白) 走哇！

汪彩霞 (白) 喂呀！

(唱) 实指望淳安县妻随夫唱，  
又谁知遇贼寇反遭祸殃！  
恨水贼要金银将我劫抢，  
叶宗满 (唱) 休啼哭且安坐海岸之旁。

王汝贤 (白) 叶将军回来了，一路之上多受辛苦。大王今在何处？

叶宗满 (白) 大王现在淳安县，抢得汪宏之女，命俺押解回来交与将军，好生看守！大王同李兴去抢顾慥家财去了，不久就要回来。

王汝贤 (白) 喽卒，好好扶了汪小姐下车！

众喽卒 (同白) 请小姐下车！

汪彩霞 (白) 谁敢近前！

叶宗满 (白) 呔，快请下车！

汪彩霞 (白) 苦哇！

(唱) 自幼儿在闺阁未经风浪，  
未见过凶恶徒如此猖狂。

王汝贤、  
叶宗满 (同白) 小姐只管放心下车，管保无有歹意！

汪彩霞 (白) 喂呀！

(唱) 悲切切下车来心中暗想，

王汝贤 (白) 好一个美色女子！

叶宗满 (白) 小姐请来上坐！

(车夫下。)

汪彩霞 (白) 站远些！

(唱) 拚一死必要个节烈冰霜。

(白) 喂呀！

(汪彩霞中坐。)

王汝贤 (白) 这女子爱煞人也！

(唱) 这女子生就得仙女模样！

莫不是天赐我水里鸳鸯。

(白) 啊叶将军，这汪小姐可是大王吩咐命俺看守的？

叶宗满 (白) 正是。将军要好好看守，候汪家金银到来，也好赎取。

王汝贤 (白) 如此将军请便！

叶宗满 (白) 请！

(叶宗满背供。)

叶宗满 (白) 啊，我看王汝贤见了汪小姐眉眼不正，倘若起心不良，大王回来岂不累我有罪？

有了，我且在帐外防守，免得他生事，我自有道理。  
 啊王将军，好好安顿汪小姐！我歇息去了。

王汝贤（白）把汪小姐交与我，管保无错。  
 叶宗满（白）请呀！  
 （唱）汪小姐交付好且出营帐，  
 暗地里观他的诡计行藏。

（叶宗满下。）

王汝贤（唱）见美女不由我心中暗想，  
 金鳌岛自作主要配娇娘。  
 （白）且住，俺平日最不好女色，今日见此美女欲火上升，我想大王抢她无非想汪宏金银之意，并无收此女为妾之心，我今强配此女为婚。大王回来难道还杀我不成么？  
 喽卒们！快备美酒佳肴，我与汪小姐饮酒接风压惊！

众喽卒（同白）酒菜齐备！  
 王汝贤（白）你等帐外歇息！  
 众喽卒（同白）是！  
 （众喽卒同下。）

王汝贤（白）啊汪小姐，俺乃金鳌岛大元帅王汝贤。大王把你交付与我，原是有意赐我为妻，这也是三生有缘。来来来合饮几杯！我和你成就百年之好。来来来，快饮此杯！

汪彩霞（白）好强盗哇！  
 （汪彩霞将酒泼于王汝贤脸。）

王汝贤（白）啊！这酒为何泼在我脸上呀？  
 汪彩霞（白）贼子啊！  
 （唱）我本是千金体你敢狂妄！  
 便拚个屠申氏血溅衣裳。  
 （白）住了！强盗休得无理！我虽身被抢劫，乃是太宰千金小姐。徐海也曾言道并不躡辱与我，只等金银到来，将我赎取。你竟敢无礼么？

王汝贤（白）哈哈，倘若你家不拿金银前来赎取于你，岂不耽误你青春年少吗？来来来，快请宽衣罢！  
 （叶宗满暗上听，点头、发怒。）

王汝贤（白）小姐，快来呀！  
 汪彩霞（白）啊，强盗听者：我本有夫之女，义不屈节，纵然一死，你休妄想！  
 （唱）休欺我柔弱女未经风浪，  
 曾读过烈女传志节冰霜。  
 今日里拚一死留名海上，  
 （汪彩霞拿酒壶打王汝贤，王汝贤接住，）

汪彩霞（白）强盗哇！  
 （唱）快杀我去追随泉姬娘娘。

王汝贤（唱）俺本是惜娇娇将你看上，  
 为什么出恶言辱骂豪强？  
 怒冲冲上前去要使强横，  
 （叶宗满出而拦阻。）

叶宗满（白）陡！  
 （唱）王汝贤你敢欺赤日三光？  
 （王汝贤惊，放汪彩霞。）

汪彩霞（白）强盗。快杀了我罢！  
 （汪彩霞坐地。）

王汝贤（白）叶宗满，你为何暗闯而来？  
 叶宗满（白）住了！王汝贤，汪小姐虽然被抢，乃是官门之女，大王原是为她金银赎取。大王命你好生看守，不可冒犯，况且你我为将者，不可淫乱，你竟敢调戏此女，是何理也？

王汝贤（白）呀呀呸！俺从徐大王金鳌岛起义以来，大事皆可作主。你乃新来之小辈，居然

来替俺做事么？

(汪彩霞坐地哭。)

叶宗满 (白) 呔，别事由你自专，此女乃是大王命俺押回之人，岂肯任你调戏！

王汝贤 (白) 你敢是吃醋不成么？

叶宗满 (白) 本来不服。

王汝贤 (白) 俺偏要调戏！

叶宗满 (白) 俺偏不容你作践！

王汝贤 (白) 你敢讨打？

叶宗满 (白) 要打就来？

(叶宗满、王汝贤同扭打下。)

汪彩霞 (白) 我好苦也！

(唱) 我好似失群雁入了罗网，  
纵然是毁花容难脱强梁。

(白) 且住，看二贼扭打起来，出帐去了。曾记得徐海言道：只要我爹娘金银前来赎取，并不褻渎与我，故而一路之上苟全性命，将来好与冯郎表兄夫妻完聚。今到海上，这般光景，难保白玉无瑕。不免趁此机会逃出帐外，投水一死，落得贞节身体，以报冯郎之情也。

(唱) 细思想只有这投水为上，  
落一个贞节体报答冯郎。

(白) 泪汪汪逃出了海贼营帐，  
爹娘！母亲！我那苦命的娘啊！

(唱) 今做了冯家妇报答投江。

(汪彩霞四叫头，哭下。)

#### 【第四场】

(四喽将、四喽兵扶秦氏同上，徐海上。)

徐海 (唱) 虽然是空劫抢打了败仗，  
幸喜得遇娇娘月貌花芳。

秦氏 (白) 大王！我且问你，你要廿万银子，早该讲话，何苦把我抢来呢？

(〔内喊声〕。)

叶宗满、

王汝贤 (内同白) 着打！

徐海 (白) 来此已是海口，是俺扎营之处，谁敢厮打？你们快将鄢夫人送进营去！孤前去看何人厮打。

(四喽将同应。)

秦氏 (白) 老爷呀！

(唱) 我夫妻多恩爱并蒂莲样，  
平白地遭风波棒打鸳鸯。

(四喽将、四喽卒扶秦氏同下。)

徐海 (笑) 哈哈！

(唱) 非是她红颜女造此魔障，  
这是我大运至财色相帮。

(王汝贤、叶宗满同扭上，四喽将、四喽兵同上。)

徐海 (白) 哇！你二人为何不守营规，如此厮打？

叶宗满 (白) 大王容禀！

王汝贤 (白) 让俺先说！

徐海 (白) 你且讲来！

王汝贤 (白) 未将奉大王之命，在此看守大营。叶宗满带回一女子，说是大王叫俺看守，未将在此正在解劝那女子不用啼哭。叶宗满进来就调戏与她，未将阻止他便不服，行凶厮打。求大王发落！

徐海 (白) 叶宗满你这么胆大，作此不才之事？

叶宗满 (白) 哎呀大王啊！小将若有歹意，中途路上秋毫未犯，怎么来在营中反起歹心呢？

大王三思！这是王汝贤见色起意，强行非礼，小将在帐外听见汪小姐叫骂，因此进去相劝，他不听罢了，反与小将厮打。求大王发落！

徐海（白）你二人互相推诿，一样的言词，本当叫汪小姐出来指明是谁无理，斩头示众，以正军规。又恐外人不知者道孤重色轻贤。你二人须知好歹，从此解和，违令者斩。

王汝贤、  
叶宗满（同白）谢大王！

徐海（白）下面披挂，准备起兵，夺取浙江，将功折罪。  
（叶宗满、王汝贤、四喽将、四喽兵同应，自两边分下。）

徐海（白）唉，非是孤家不追究与他，用人之际只可如此了事。  
（汪彩霞上。）

汪彩霞（唱）耳听得海岸上一派吵嚷，  
顾不得步踉跄心跳心慌。  
悲切切望波涛去寻水葬，  
且慢！

徐海（白）汪小姐你休要短见身亡！  
（唱）汪小姐你休要寻此短见，孤家知道你的委屈，自有定夺。保你无虞！  
（白）小姐休要寻此短见，孤家知道你的委屈，自有定夺。保你无虞！

汪彩霞（白）既蒙大王之恩，请道全生之计。

徐海（白）随孤入帐来！  
（唱）汪小姐随孤家且进营帐！  
生命计孤这里早有主张。

（二头目同暗上。）

徐海（白）汪小姐，孤想你乃千金小姐，在我军营之中，许多不便。若肯拜我膝下做个义女，兵卒就不敢亵渎与你，也好在此安身。等你父母前来赎取，你意下如何？

汪彩霞（白）如此义父在上，受儿一拜！  
（唱）谢义父仁德心天地一样，  
海屋中多添筹福寿安康。

徐海（唱）可敬你官门女贞节形象，  
在海岛暂相留不久还乡。

（白）儿呀！

汪彩霞（白）义父！

徐海（白）我昨日从熊耳山路过，抢得鄢懋卿之妻要廿万银赎回。话虽如此，我心中另有别念，少时叫她出来，你必须以母亲称道，不可违拗！

汪彩霞（白）是。

徐海（白）喽卒！

头目甲（白）有。

徐海（白）请鄢夫人出来！

头目甲（白）是。  
大王有令，请鄢夫人出来！

秦氏（内白）来了！  
（秦氏上。）

秦氏（念）人生无限伤心处，生别活离两字间。  
（白）大王叫我来，又是什么事呢？

徐海（白）鄢夫人，孤家有礼了！

秦氏（白）岂敢，岂敢！

汪彩霞（白）母亲万福！

秦氏（白）好一个美貌姑娘，我与你素不相识，怎么叫我母亲呢？

徐海（白）这是淳安县告老太宰汪宏之女，也是被我抢来的，因在此居住不便，拜在我名下以为义女。

秦氏（白）却又来！你的义女怎么称我母亲，这不是胡言乱道吗？

徐海（白）哈哈，夫人你还不明白此理么？

秦氏（白）明白我倒不甚明白，我也拜你为义父，我作了你的义女。等我丈夫拿银子把我赎去，以后咱们还不是一门好亲戚吗。



徐海 (白) 哎，胡闹了，胡闹了，夫人你想拿此话哄我就不能了。

秦氏 (白) 怎么不能呢？

徐海 (白) 夫人乃奸臣之妻，天姿国色。孤家失了原配，只有一个女儿名叫摩云，年十七岁，住在金鳌岛中。虽有本领，缺少母亲教训。

秦氏 (白) 这都不是闲话吗！谁还替你管家务教训儿女不成吗？

徐海 (白) 这怎么算闲话呀！孤家久要续弦，未曾访着才貌双全的妇人，今得鄢夫人到此，正是三生有缘，来来来，你我做个洞房花烛、龙凤呈祥、同享荣华富贵。你意如何？

秦氏 (白) 呸，一派胡言！我乃总理监政鄢大人的一品诰命夫人，虽然被你抢来，我家老爷必要差人带银子赎取。你应该好好宾客相待，才是正理，算你是公道大王。如今当着你干女儿，胡言乱道，污辱官门一品的夫人，全不怕天理昭彰吗？

徐海 (白) 听你之言，敢是不从么？

秦氏 (白) 官门千金，岂肯从你强盗？叫我失节，休得妄想！

徐海 (白) 好贱人！

(唱) 仗着你有一派风月模样，  
敢藐视杀人的金鳌大王！  
有三尺青锋剑请你命丧！

(徐海欲斩。)

秦氏 (白) 好好好，杀了我也不能从你。

汪彩霞 (白) 义父！

(唱) 请息怒要三思再作商量！

徐海 (白) 儿啊，不要拦阻，为父一定要她为妻！

秦氏 (白) 海贼暂息雷霆之怒，等我说与你听。

徐海 (白) 你讲！

秦氏 (白) 你听！

(唱) 鄢大人浙江省为民之上，  
到此来也非是野花出墙。  
你既创大事业该有大量，  
哪一个贪淫辈有好下场。  
人道你假仁义兴风作浪，  
原来是恶妖魔不比钱王。

(白) 罢！

(唱) 拚一死留下个贞节名讲，  
水贼！

(秦氏拉徐海。)

秦氏 (白) 快快杀我！

徐海 (白) 唔唔！

汪彩霞 (白) 夫人息怒！

秦氏 (白) 贼呀！

(唱) 大兵到管叫你命丧无常。

徐海 (白) 好哇！

(唱) 她原是贞节妇我休错想，  
硬强逼天必要多降灾殃。

(白) 且住！想不到奸臣之家，也出这样贞节之妇！俺岂肯欺天灭理，也罢！鄢夫人你不要叫骂啼哭，我有个安顿之所，不知你可肯去否？

秦氏 (白) 你且说说，是个什么所在？

徐海 (白) 本当送你回去，但是我所抢之人，总是金银赎取。今日空空放了你，下次就失信无威了。

秦氏 (白) 放与不放，但凭于你，不过有死而已。方才你说送我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快说出来，别胡拉拢闲话！

徐海 (白) 我女儿现在金鳌岛上。有心送你前去，又恐怕她性情不好，得罪了你。

秦氏 (白) 俱是女儿家，有何得罪？

徐海 (白)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金鳌岛外、数里之遥，有一孤燕小岛，四面是水，并

无人烟，内有石屋洁静可住。孤多备衣履柴米用船送你前去，等鄢大人前来送金银接你回去，你意下如何？

秦氏（白） 哟，这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有这个地方，就请你快快送我前去！

汪彩霞（白） 啊干父，女儿也愿同鄢夫人往孤燕岛去住！

秦氏（白） 好哇，我们二人同去更好。

徐海（白） 也罢，女儿愿去，免得义父耽心。

左右！

二头目（同白） 有。

徐海（白） 吩咐备快船一只，多带衣履柴米，送鄢夫人汪小姐往孤燕岛居住！一路若有亵读者斩。

二头目（同白） 备快船一只，多带衣履柴米，送鄢夫人汪小姐往孤燕岛居住！一路若有亵读者斩。

（二水军内同应。）

徐海（白） 再传四队头目披挂整齐，准备发兵！

二头目（同白） 四队头目披挂整齐，准备发兵！

（四喽兵、四喽将内同应。二水军、二船夫同驾船上。）

二水军（同白） 启大王：衣履柴米齐备，请大王吩咐！

徐海（白） 听我令下！命你等将鄢夫人、汪小姐送至孤燕岛中居住！再传金鳌岛摩云公主得知，叫她小心防守，不得有误！

二水军（同白） 得令。

鄢夫人、汪小姐请上船！

秦氏、汪彩霞（同白） 谢大王！

秦氏（唱） 哎，（老爷）（爹娘）呀！  
我只说被贼擒与顾家一样，  
谁料想海岸上恁般悽惶。

（白） 小姐！

汪彩霞（白） 夫人！

秦氏（唱） 我和你孤燕岛患难同往，

汪彩霞（白） 夫人哪！

（唱） 上海船望家乡一般凄凉。

（二船夫、二水军、秦氏、汪彩霞同下。）

徐海（白） 我好悔也！

（唱） 大丈夫图霸业凌云志量，  
孤不学酒色君臭名传扬。

（四喽兵、四喽将、王汝贤、叶宗满同上。）

四喽兵、四喽将、王汝贤、叶宗满（同白） 参见大王！

徐海（白） 队伍可齐？

王汝贤、叶宗满（同白） 俱已齐备。

徐海（白） 站立两厢，听孤一令！此番兴兵，不许劫抢妇女！骚扰百姓！违令者斩。

四喽兵、四喽将、王汝贤、叶宗满（同白） 是。

徐海（白） 前番在淳安县放走海瑞，失却李兴，且喜路径走熟。  
王汝贤、叶宗满听令！

王汝贤、叶宗满（同白） 在。

徐海（白） 封你二人以为左右先锋，夺取州县去者！

王汝贤、  
 叶宗满 (同白) 得令。请大王换了甲冑。  
 徐海 (白) 更衣来!  
 (【吹打】。徐海换衣。)  
 徐海 (白) 正是：  
 (念) 陆乘车马水登舟，万里山川半旧游。孤今欲效钱王志，旗卷钱塘四百州。  
 (白) 带马!  
 (众人同下。)

## 【第五场】

(四人役、赵汴湖同上。)  
 赵汴湖 (唱) 作清官实在难此话不谎，  
 护琴堂学饮冰腹内草莽。  
 (念) 为官须厚德，做宰要贤明。  
 (白) 下官淳安县县丞赵汴湖。堂翁海瑞为汪宏之女，被水贼徐海劫抢，故而带领人役捉拿。鄢懋卿叫我打开监狱放他家丁鄢富，是我击鼓乱嚷，把这个赃官吓跑了。是我护理衙署，好不耽心。差人前去打听堂翁下落，未见回报。  
 (人役上)  
 人役 (白) 禀老爷！海太爷同着戚大将军、鄢懋卿大人回衙。  
 赵汴湖 (白) 哦，海太爷回来了？  
 人役 (白) 正是。太爷吩咐摆公堂一座，设二椅旁坐，不可迟误！  
 赵汴湖 (白) 哎呀呀，堂翁怎么同他们一齐回来？吩咐他们快快伺候！  
 人役 (白) 摆公堂一座，设二椅旁坐，不可迟误！  
 (书吏、门子、禁子同上。四家将、鄢贵、戚继光、鄢懋卿、海瑞同上。)  
 赵汴湖 (白) 迎接二位大人，堂翁！  
 戚继光、  
 鄢懋卿、  
 海瑞 (同白) 少礼！  
 戚继光 (白) 啊！  
 (唱) 好一个淳安县风景晴爽，  
 百姓们欢呼声拥满道旁。  
 鄢懋卿 (唱) 到此地不由我先生惆怅！  
 海瑞 (唱) 请大人听断案升坐公堂！  
 (白) 人役！  
 人役 (白) 有。  
 海瑞 (白) 将老爷之座摆在一旁，上设大椅两把！  
 人役 (白) 是。  
 海瑞 (白) 请二位大人上边台坐！卑职升堂理事。  
 戚继光、  
 鄢懋卿 (同白) 贵县请治公！  
 海瑞 (白) 有僭了！  
 (【吹打】。戚继光、鄢懋卿、海瑞同坐。)  
 海瑞 (白) 人役！今日非同往常，五刑俱要齐备！  
 人役 (白) 是。  
 大刑到！  
 海瑞 (白) 将鄢富提出监来！  
 人役 (白) 是。  
 海瑞 (白) 大将军，今日白本县审案公堂，不敬之处，望乞恕罪！  
 戚继光 (白) 正要领教大驾！  
 (禁子带鄢富同上。)  
 禁子 (白) 吠，快些走！  
 报，鄢富告进！

众衙役 (同白) 哦。

禁子 (白) 鄢富当面!

海瑞 (白) 松刑! 鄢富, 你为何诈冒鄢府家丁来讹官吏?

鄢富 (白) 我本是鄢府家丁, 岂是诈冒? 现在我主人在此, 你还敢打我么?

海瑞 (白) 你既是鄢府的总管, 为何勒索州县银两供应? 可再说一遍我听听!

鄢富 (白) 那都是苦刑拷打逼我说的。何曾讹诈州县银两?

海瑞 (白) 你亲笔供招在此, 焉能推脱。

鄢富 (白) 是你逼我写的, 求大人作主!

海瑞 (白) 你这贱骨头, 不打谅你不招。  
来!

众衙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夹起来!

众衙役 (同白) 是。

鄢懋卿 (白) 住了! 谁敢夹我的家丁?

海瑞 (白) 哈哈, 鄢大人, 这是淳安县公堂, 众目昭彰, 并非大人私宅, 便是大将军也只能坐观而已。岂能营私庇护。  
左右, 快快夹起!  
(唱) 一路上所作的事自己思想,  
暗地里有鬼神天理昭彰。  
官虽小朝廷放法堂之上,

(众衙役同夹鄢富。)

海瑞 (唱) 岂容你刁奴才狡供赖赃?  
(白) 问他招与不招?

鄢富 (白) 大人救命啊!

鄢懋卿 (白) 实实冤枉!

鄢富 (白) 冤枉啊!

海瑞 (白) 好刁的奴才!  
(唱) 你亲笔画了供还说冤枉?  
十万两民脂膏非是寻常。  
一任你势力大难逃法网!  
(白) 夹!  
(唱) 想求脱除非是面奏君王。  
(白) 敲他的怀骨!

(众衙役同打鄢富。)

鄢富 (白) 哎呀受不了了, 有招有招!

鄢懋卿 (白) 胡说胡说, 招些什么?

众衙役 (同白) 他招了。

海瑞 (白) 松刑! 快些直说!

鄢富 (白) 我是鄢大人得力的管家。一路而来, 勒索各州、县礼物金银, 共有十万两有馀。先在财神庙中已经写了亲供的了, 如今求太爷饶命!

鄢懋卿 (白) 真是胡说。  
(鄢懋卿气得发抖, 埃倒压鄢贵, 鄢贵扶。)

海瑞 (白) 大人可曾听见?

鄢懋卿 (白) 他做的这些事, 我何曾知道? 幸亏太爷神明查出来。不然将来连我的名声都闹坏了。

海瑞 (白) 既是大人不知, 如今还是照章详办, 还是从轻发落?

鄢懋卿 (白) 这都是不才治家不严之罪。若照实通详按、抚二院, 必要奏明朝廷。下官乃是严公保举, 恐阁下难免无涉。如今只求从轻发落就是!

海瑞 (白) 大将军如何吩咐?

戚继光 (白) 本督乃是武将, 于吏治不熟, 既是鄢大人之言如此, 海先生或可从轻发落, 自出尊裁。

海瑞 (白) 鄢富!

鄢富 (白) 有。

海瑞 (白) 你这狗头，羊蒙虎皮，素诈州县，扰害黎民，本该重办。但恐连累他人——  
(海瑞指鄢懋卿。)

鄢懋卿 (白) 正是，正是！

海瑞 (白) 请大人将传单撤销。以后所过州县一概不要供应，免得此辈闹事！

鄢懋卿 (白) 原该如此。下官将传单撤了，以后再过州县不要供应便了。

海瑞 (白) 此案赃银，若是按律追究，又成大案，今淳安县饥荒，贫民百姓困苦，鄢大人展恩德施银五万两赈济一县穷民之灾，不知可否？

戚继光 (白) 应当赈济。

鄢懋卿 (白) 使得使得！赈济贫民乃是好事，有何不可？情愿施舍五万两。

海瑞 (白) 大人既然应允银两，卑职也不经手。  
赵寅兄！

赵汴湖 (白) 堂翁。

海瑞 (白) 你可领下银两，按户口册散放！

赵汴湖 (白) 遵命！

鄢富 (白) 好晦气，偏偏撞见瘟神官，才得倒霉呀。  
(鄢富下。)

鄢懋卿 (白) 啊贵县，极承照应，公事完毕，我要告辞了！

海瑞 (白) 且慢！还有一事当着大将军，要请台教！

鄢懋卿 (白) 又有何事？

海瑞 (白) 尊夫人被抢一案。  
(鄢懋卿诧异。)

鄢懋卿 (白) 哎呀，那乃义子顾慥接我夫妇去到他家盘桓几日，恐我不肯前去，故此半路迎接。家丁不知，说轻报重，惊动贵县，如今房下已经被劫，请勿追究！

戚继光 (白) 原来又有此事。

海瑞 (白) 哈哈，卑县治内，岂不知大人义子。实不相瞒，顾慥俱已说出抢亲之事，误抢了你的夫人。  
(鄢懋卿诧异。)

鄢懋卿 (白) 不是不是，贱内虽被海寇劫去，闹出事来到底有关缙绅体统。你我都在官场何必穷追？

戚继光 (白) 海先生，鄢大人这话说的也是啊。

海瑞 (白) 既是大人这样说，大人先有不是了。  
(鄢懋卿惊。)

鄢懋卿 (白) 啊，我有不是？

海瑞 (白) 大人奉旨巡行监政，如何能让夫人出来？既不该带宝眷，为何夫人能坐得五彩舆呢？既坐五彩舆带夫人，也不该命十二名女轿夫抬着走，此事与理不合，与律有碍。难怪生员顾慥误抢，海寇拦劫！卑职斗胆，请大人罚三千金修理学贡书院？

鄢懋卿 (白) 我夫人都丢了，还要受罚？也罢，修理学贡书院乃是美事，情愿受罚。

海瑞 (白) 大人既愿受罚，此银也交赵寅兄承办。

赵汴湖 (白) 卑职领会。

鄢懋卿 (白) 海先生没有别话说了？

海瑞 (白) 卑职如何断法，还请大将军奏与不奏？

鄢懋卿 (白) 哎呀呀，大将军方才说过，他是统兵元戎，不干预吏治，怎肯折奏？

戚继光 (白) 本督奏是要奏的，不关系鄢大人五彩舆之事，也就是了。

鄢懋卿 (白) 请问大将军如何奏法？

戚继光 (白) 本督统兵弹压徐海骚乱淳安县地方，这是一奏。二来我镇守宁波府首县乃是鄞县，必得能员帮助，今欲借重海先生调补鄞县，参赞军务，助我平贼，这是二奏。

鄢懋卿 (白) 折奏与下官无碍，深感大将军盛德！

海瑞 (白) 承蒙老元戎保举调繁，只恐菲才不能胜任，有辜厚意！

戚继光 (白) 本督心事已定，先生不必过谦！

鄢懋卿 (白) 别无话说了，我这可告辞了！

海瑞 (白) 卑县送大人！

鄢懋卿 (白) 不敢当，海太爷。  
 海瑞 (白) 鄢大人。  
 来，带马！  
 鄢懋卿 (白) 大将军少陪了。  
 戚继光 (白) 奉送。  
 鄢懋卿 (白) 不敢。  
 戚继光 (白) 请！  
 鄢懋卿 (白) 海老爷！  
 海瑞 (白) 学生不敢！  
 鄢懋卿 (白) 你好厉害！  
 海瑞 (白) 大人褒奖！  
 鄢懋卿 (白) 我此番到宁波公干，并找回贱内，你今又调了鄞县，到那里你我一定是相会的。  
 照这样好事，再照应我，就感你的盛情了。  
 海瑞 (白) 只恐事不凑手，若有供应，必然奉敬。  
 鄢懋卿 (白) 唉，我实实怕了你了。  
 (唱) 鄢懋卿自幼儿未上过人的当，  
 今日里多领教，  
 (白) 海先生！  
 (唱) 叫你见笑一场。  
 (鄢懋卿、鄢贵同下。)  
 戚继光 (白) 贵县，前者冯莲芳捉住一贼名叫李兴，交赵县丞收禁，我欲将他带去，以贼攻贼。  
 海瑞 (白) 赵寅兄！李兴何在？  
 赵汴湖 (白) 现在监中。  
 海瑞 (白) 快提了出来！  
 禁子 (白) 下面的，将李兴提出监来！  
 (人役带李兴同上。)  
 人役 (白) 李兴带到。  
 戚继光 (白) 李兴，本督念你是个无知良民，误入海寇之党，本督今日留你的活命，可肯改邪归正？随我军前杀贼立功赎罪！  
 李兴 (白) 哎呀老爷，若放了小人，小人愿拚命舍死，引路杀贼。  
 戚继光 (白) 你既洗心归顺，我便饶你不死。松刑！  
 禁子 (白) 是。  
 李兴 (白) 谢大人活命之恩！  
 戚继光 (白) 海先生速将印信付与赵县丞护理！飞马速往鄞县上任。新旧之事，自有本督料理保奏。俺去也。  
 海瑞 (白) 是。  
 戚继光 (白) 带马，李兴随我去者！  
 (唱) 军务紧我只得飞马前往，  
 海先生交印后即行整装。  
 (戚继光、四家将、李兴同下。)  
 海瑞 (唱) 大将军重贤才可称名将！  
 我必当帮助他紫绶金章。  
 (白) 海福，取印过来！赵寅兄请来拜印！  
 赵汴湖 (白) 遵命！  
 (赵汴湖拜印。)  
 海瑞 (白) 赵寅兄少陪了！  
 赵汴湖 (白) 奉送！  
 海瑞 (白) 带马！  
 (唱) 居县令秉忠心万民之上，  
 一切事必须要恭俭温良。  
 军务紧我只得鞭敲镫响，  
 赵汴湖 (白) 送堂翁！

海瑞 (白) 寅兄！  
 (唱) 调繁缺平海寇军机忙忙。  
 (海瑞下。)

赵汴湖 (白) 哈哈，想我赵汴湖官运真通，两署县印，虽然没赚银钱，长了许多见识。从今以后我就算第二个海瑞了。

人役 (白) 老爷算海瑞的一个徒弟都不够。

赵汴湖 (白) 哇，多嘴胡说！来，掩门！  
 (众人同下。)

## 【第六场】

(春秀、冯莲芳同上。)

冯莲芳 (唱) 自离了淳安县饥餐渴饮，  
 历多少山和水哪曾消停。  
 逢村庄也难观人物风景，  
 倒被他耻笑我异乡钗裙。

(白) 春秀！

春秀 (白) 小姐。

冯莲芳 (白) 春秀，你瞧瞧宁波府的人，到底不如我们淳安县的人老实。

春秀 (白) 何以见得？

冯莲芳 (白) 你瞧哇！咱两个人在街上一走，他们就像看戏一样，瞅着我们怪害臊的。

春秀 (白) 想是看咱们走路忒快了。

冯莲芳 (白) 唉，想我冯莲芳，自从父母去世，任意横强，被海父台劝论一番，我就洗心改过，于归顾随。不料又钻出水贼劫抢一事，又遇见戚大将军，叫我军前帮忙杀贼立功，连花烛也不得完全，竟自步行而来。难怪过路之人指点可笑。

春秀 (白) 小姐此时叹也无益，到了府城，见了戚继光大将军再作道理。

冯莲芳 (白) 这话说得有理，一同前往！  
 (唱) 也是我气性高红颜薄命，  
 既做亲又不叫洞房安宁。  
 奔鄞县杀海贼一时高兴，  
 怕的是谈笑我行路之人。

春秀 (唱)

(冯莲芳、春秀同下。)

## 【第七场】

(四青袍、四文堂、二旗牌、杨珍、蒋玉、赵文华同上。)

赵文华 (念) 权门之下树根深，圣眷三迁任贰卿。曾记昔年吃淡菜，果然不负读书灯。  
 (白) 下官赵文华，乃浙江慈谿县人氏。蒙严太师提拔，官居工部侍郎。昨日戚继光奏报水寇骚扰地方！皇上心疑鄞懋卿贪滥所致，要差人巡视查办。严太师保举下官前来江浙，名为奉旨祭祀海神，其实暗地查访官、民、军务。前边已是宁波府鄞县地方，怎么还没有人来迎接与我？

蒋玉 (白) 闻得鄞县县官已经催粮去了，新任是淳安县海瑞调补鄞县。不知到任没有？

赵文华 (白) 哎呀，海疯子调了鄞县了！你们可不要去叫他预备公馆，要他的供应，惹他吵闹哇！

杨珍 (白) 是。

赵文华 (白) 别事可不要，猪羊祭礼是要地方官办的。

杨珍 (白) 正是。

赵文华 (白) 也罢，你去对海瑞说：大人是一榜清官。一切供应，公馆、轿、马、人伏一概不用！哪家勉强送来，大人要参办的！只预备猪羊祭礼、香烛、纸马，伺候海神庙拈香便了。

杨珍 (白) 是。  
 (杨珍下。)

赵文华 (白) 吩咐人役在此安宿，一个也不许出外滋事。

旗牌甲 (白) 下边人役听者！大人吩咐下来，在此安宿，一概不许出外生事。

四青袍、  
四文堂 (同白) 是。  
(四青袍、四文堂自两边分下。)

赵文华 (白) 且住！今日虽然奉旨祭神，也算衣锦荣归，我倒想起一件心事来了，前廿年在家做秀才的时候，与勾栏院的妓女马守贞相遇，有夫妻之约。自到京得中便将此事搁下来。今日回乡见景生情，我不免青衣小帽，前去探访马守贞，看她还认得我否？

蒋玉 (白) 蒋玉！

赵文华 (白) 在。

赵文华 (白) 看过青衣小帽，我出去探访事情。你在公馆好生照看！倘有官员禀见，你就说我偶得风寒之病，改日再见。看衣更换！小心了！

(唱) 我今日见家乡依旧风景，  
二十年故相知能不牵心。  
特假扮经纪样私往探问，  
不致于会有人走漏风声。

(二旗牌、蒋玉、赵文华自两边分下。)

## 【第八场】

(四青袍、四皂役、书吏、门子同上。)

书吏 (唱) 书吏们在鄞县常遭贼患，  
今幸得调来了淳安清官。

(白) 列位请了！我们书吏被水寇闹得不安，如今有福了。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怎么有福？

书吏 (白) 新任太爷就来接任。他在淳安县清如水，明似镜，又不怕上司，又不惧富豪，今蒙戚大将军保奏，调补我们鄞县。大家岂不是有福么？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正是。

书吏 (白) 太爷就要到了，你我小心迎接。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请啊！

(海福、史安、海瑞同上。)

海瑞 (唱) 这几日驴背上风霜而赶，  
一路上看黎民又想淳安。  
学不得郑国县东里子产，  
空名誉夸什么今又调繁。

书吏、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鄞县三班书吏，迎接老爷！

海瑞 (白) 人役们！

书吏、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本县一介寒儒，调任此县，有几句平常之言，汝等须要静听！

书吏、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是。

海瑞 (唱) 书吏们非下贱朝廷所管，  
也只要秉忠心一似为官。  
本县我系寒儒执法不乱，  
若舞弊害黎民休想从宽。



书吏、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老爷金石良言，书役们敢不谨遵。  
(杨珍上。)

杨珍 (念) 入门三分怯，开口十倍忧。  
(白) 太爷在上，小人请安！

海瑞 (白) 啊，你是何人？

杨珍 (白) 小人乃是祭海钦差工部侍郎赵大人的内丁杨珍。

海瑞 (白) 你来见我何事？

杨珍 (白) 大人吩咐前来传与海太爷说：他是个清介之人，所有一切供应、公馆、人伙、礼物一概不许办送！倘若勉强送去，必要揭参！

海瑞 (白) 哎呀！难得赵大人这样清廉？

杨珍 (白) 只要猪羊祭礼、香烛纸马、祭祀海神应用之物，怕海太爷费事，因此派小人前来通知海太爷，免得办差。

海瑞 (白) 赵大人既然如此忠爱，你回去说我遵命就是。

杨珍 (念) 说得清与楚，免得是和非。  
(杨珍下。)

海瑞 (白) 啊，赵文华我虽未会过面，耳听此人与鄢懋卿同党合污，今日一见，他乃是一个好官，看来世上的传言，误了许多名士。圣人有云：众恶人必察也。我今理应前去接见面谈，便知深浅。况且鄞县地方水寇出没，奸匪必多，如此且带着人役巡视城池、街市，弹压百姓。  
左右！

书吏、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可有大小枷锁么？

书吏、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枷锁库中现有。  
海瑞 (白) 带了枷锁、刑具，随我巡查地方去者！

书吏、  
门子、  
四皂役 (同白) 是。  
海瑞 (白) 带马！  
(唱) 我实非迎高官胁肩笑谄，  
听说他是清廉倒觉胆寒。  
且出城到官驿接他面看，  
(四青袍、四皂役抬大枷、刑具随到引下，书吏、门子自两边分下。)

海瑞 (唱) 县衙前好似那冯女一般。  
(白) 啊，街头走的好像淳安县冯莲芳女子，因何来在此地？  
左右？

四青袍、  
四皂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略等片时再走！  
(春秀、冯莲芳同上。)

冯莲芳 (唱) 进府去过县前街市冷淡，  
看起来论繁华不胜淳安。  
海瑞 (白) 果然是冯小姐，你往哪里去呀？  
冯莲芳 (白) 哎呀原来是海老父台！你老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海瑞 (白) 我蒙戚大将军保举，调了鄞县。  
冯莲芳 (白) 恭喜贺喜你老人家调了繁缺。  
海瑞 (白) 小姐又因何事来到此地呀？  
冯莲芳 (白) 我因家中被水贼所抢，赶来捉贼，走到山中，遇见戚大将军，叫我随后前来宁

波府大营投效，帮他拿贼，故而来此。幸亏遇见老父台，还求照应照应！

海瑞（白）话虽如此，但是戚大将军现在查探贼情去了，还未回衙署，又不便相留小姐居住，如何是好？

冯莲芳（白）既是戚年伯尚未回任，我先找个旅店住下，等候戚大人便了。

海瑞（白）言的极是。我因巡查地方迎接钦差，不能招待小姐。等你落好寓处，再来拜望。

冯莲芳（白）不敢当，老父台请便。

海瑞（白）少陪了。

（唱）好一个女丈夫颇有肝胆！  
图功名她孤身来到海边。  
待等你落寓处再来拜见！

（四青袍、四皂役、海福、史安、海瑞同下。）

冯莲芳（唱）幸喜我到此地又遇清官。

（白）秀儿，我这个人哪，想起来倒有些个玩意哩。

春秀（白）怎么有些玩意呢？

冯莲芳（白）我在淳安县做女光棍，遇着他作了大媒。如今我来在宁波府做女英雄，又遇着他，必然又有点什么事出来？不是教训我，就是帮助我。

春秀（白）这也是海太爷与小姐三生有缘。

冯莲芳（白）放你妈的屁！怎么叫做三生有缘呢？不会说话混讲文，这叫三生有幸。

春秀（白）缘也好，幸也好，总是好事就是了。

冯莲芳（白）三牲还是你妈的祭礼呢，不要胡想！城里都是热闹街道，你我去到僻静地方找一旅店居住便了！

春秀（白）姑娘言之有理。

冯莲芳（白）向东走，出城留神一看哪！

（唱）投旅店要清静必须挑选！  
皆因为路不熟且去东关。

（冯莲芳、春秀同下。）

### 【第九场】

（马守贞上。）

马守贞（唱）数年前我也是花中魁首，  
这几载好一比海棠经秋。  
且喜得我们前车马还有，  
不算是抱琵琶嫁商泪流。

（白）奴家马守贞，乃是浙江的一个有名妓女。我十四岁的时节，有个慈谿县的秀才名叫赵文华前来梳拢，我两人情投意合，愿结夫妻，后来他上京应试，许定得中必来接我。可怜哪，我就信以为实了，于是闭门守节，谁想赵文华得中黄榜，另娶妻妾，十多年来音信皆无。我想王魁既然负义，小玉何必多情，因此我依旧重整门第，再操此业。托老爷们的洪福，我的生意比饭庄子还热闹，倒也衣食丰足。可恨者前日托私媒买了一个女孩子名叫张月娇，年方十五岁，倒也俏俊。自称官门之女，不肯接客，终日啼哭，吵得一家都不安静。天色不早。老四啊！

许四（内白）怎么？

马守贞（白）天不早了，你也该出来到门前站站！

许四（内白）来了！

（许四上。）

许四（白）好快活，好自在。

马守贞（白）呀你怎么这般快活？

许四（白）你瞧瞧我许四，不挑不拿，坐享荣华。谁能如此？

马守贞（白）呸，谁来学你这个东西，到门前伺候！怕有客来。

许四（白）有客还怕他不会进来吗？何必要我迎接呢？

（许四坐下吃烟。）

马守贞（白）哎呀真懒，只好当一辈子王八。

(马守贞下。)

许四 (白) 像你这样，我要改行打鼓收荒去了。

(赵文华上。)

赵文华 (念) 可怜相遇三生语，不觉依旧二十年。  
(白) 唉，想我赵文华，一别她家廿年，门庭依旧，不知其人可在此地？待我进去一问便了。

许四 (白) 嗯哼，有人么？

赵文华 (白) 来了，你老里面请坐！

许四 (白) 此地可是姓马？

赵文华 (白) 正是姓马。

许四 (白) 有个马守贞可在家中？我是钱塘贩珠宝的褚相公，久仰马守贞之名，特来拜访。

赵文华 (白) 是了是了，你哪请坐！待我请她出来。

许四 (白) 嗯，奶奶，有个贩珠宝的褚相公，特来访你，快快出来迎接！

马守贞 (内白) 来了！  
(马守贞上。)

马守贞 (白) 哎呀是哪位褚相公？

赵文华 (白) 是在下。

(马守贞呆望。)

马守贞 (白) 唷，好像在哪里会过你老的一样？

赵文华 (白) 我久闻大名，特来拜访，并未会过贤卿。

马守贞 (白) 请坐！

赵文华 (白) 请坐！

马守贞 (白) 我想起来了，老四呀，你看他老好像慈谿县的赵文华，只是多几根胡子。

许四 (白) 不错，活像活像。

赵文华 (白) 呀，贤卿与赵文华有至交么？

马守贞 (白) 再不要提起赵文华那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赵文华 (白) 呀，怎么骂他呀？

马守贞 (白) 不瞒你说，我十四岁上就结识他的，言定娶我为妻。谁知他成名以后，廿年音信皆无，我恨极了他。

赵文华 (白) 他音信全无，难道说你如今守着节等他么？

马守贞 (白) 实不相瞒，我闻得赵文华与严嵩当了走狗。你老请想，我还不如嫁个王八，免得惹人骂呢？

赵文华 (白) 哎，赵老爷是个好官，你不要听信传言，混说惹事！今日幸得瞻仰，改日再来领教。

马守贞 (白) 慢着！你老既是慕名而来，岂可空坐而去。  
老四，你快去办酒！  
丫头们，快出来见客！

(众妓女同上。)

众妓女 (同白) 来了。

赵文华 (白) 酒可不必，明日再领罢。

马守贞 (白) 你老既来之则安之，请坐请坐！

众妓女 (同白) 相公万福！

赵文华 (白) 众位请坐。

(马守贞背想。)

马守贞 (白) 哎呀他既是慕名而来，怎么又说无味？是了，想这些都不中他的心意。有了，他是珠宝客，就把那个强丫头叫出来试试，看动他的心波？  
啊，褚相公，我还有才买了来的一个女孩，叫出来陪你老好不好？

赵文华 (白) 可以，不消！

马守贞 (白) 应当伺候你。  
老四快把月娇叫出来！

许四 (白) 月娇，你怎么还不出来陪客，快出来，走，走，走。

(许四扯张月娇同上。)

张月娇 (白) 啊，好强徒哇！

(唱) 我本是千金女官门之后，  
因何故敢扯我露面抛头？

许四 (白) 这是钱塘贩卖珠宝的褚相公，叫你去敬酒！

赵文华 (白) 哎呀，好个美貌女子！

张月娇 (唱) 说什么珠宝客敢把我诱！

马守贞 (白) 丫头，还不快来斟酒吗？

赵文华 (白) 来来来，待我来牵她。

张月娇 (白) 啊！

(张月娇打赵文华嘴巴。)

张月娇 (白) 好光棍哪！  
(唱) 要逼我拚一个尸横血流。

赵文华 (白) 好娼妇，怎么打起我来了？

马守贞 (白) 好贱人哪！  
(唱) 酒席前你竟敢行凶动手！  
得罪我贵客官怎肯罢休。

(白) 好娼妇！你敢这等闹事？  
来呀！你们把她捆在凳子上！

(众妓女同应，同捆。)

马守贞 (唱) 你便是悍泼贼河东狮吼，  
且捆起三百鞭皮里筋抽。  
(白) 褚相公，我打这贱人与你赔罪，  
(唱) 先打这芙蓉面然后打手，  
赵文华 (白) 住了！  
(唱) 请缓打且让我细问从头！  
(白) 我且问你：你这丫头，既为娼妇，有什么委屈，竟敢打起客官来了，是何道理？

张月娇 (白) 住了，我乃官门之女，因被人拐骗至此，岂肯为娼。

赵文华 (白) 住了！你不肯为娼，与别人何干？怎么打起我赵老爷来了？

马守贞 (白) 啊，你老姓赵吗？

赵文华 (白) 哪个姓赵，我说她打得我好躁。来来来你也不用打她，把她捆在这个地方，快斟酒来我吃，只当赏鉴把戏一样。

马守贞 (白) 是是是。  
丫头们快斟酒！

许四 (白) 你们吃酒，我且睡一睡。

张月娇 (白) 好强盗哇！  
(唱) 似这等作恶言如同猪狗，  
辱没我贞节女不如马牛。

赵文华 (白) 哈哈好看好看，吃酒！

众妓女 (同白) 请！

赵文华 (白) 干，哈哈。

马守贞 (白) 斟酒哇！

冯莲芳 (内白) 走哇！

(冯莲芳、春秀同上。)

冯莲芳 (唱) 这条街为什么旅店没有？  
走得我一阵阵闷上心头。  
(白) 春秀呀，只怕你我走错了路了？怎么这条街家家关门闭户，找不着旅店，天又晚了，如何是好啊？

春秀 (白) 小姐！这个人家大敞着门，必是个客寓吧？  
(冯莲芳看。)

冯莲芳 (白) 果然门大开着，我们进去问问看。

赵文华、  
马守贞 (同白) 请！  
(赵文华、马守贞同饮酒。)

赵文华、

马守贞 (同白) 干。

春秀 (白) 小姐，里面有一群妇女，围着一个男人在那里吃酒。

冯莲芳 (白) 春秀呀，这不是个旅店，是个大财主人家，所以才有这些妻妾陪住吃酒。咱们快出去吧。

春秀 (白) 小姐你好呆啊，既是大户人家娘儿们多得很，咱们借借宿住几天，免得又到别处找旅店，哎呀呀！我是走不动了。

冯莲芳 (白) 这话说得有理，他家妇女既多，借借宿也不要紧。进去答答话。太太奶奶，我们万福了！

马守贞 (白) 你们是哪来的？

冯莲芳 (白) 告诉你老，我们是来借宿的，求你哪方便，方便！

马守贞 (白) 哦，你二人同行前来借宿的？

冯莲芳 (白) 是呀。

赵文华 (白) 好吗，这个女子来得大方，我倒很欢喜的。叫她先来陪我坐坐，必然重重开发！

马守贞 (白) 褚相公既是见爱她，我们都是同行的姊妹，况且既到我家来，就是我家人。姑娘，你进来就陪褚相公坐坐！

冯莲芳 (白) 哎，我们是前来借宿之人，借与不借，全不要紧，怎么叫我们去陪男子坐着，可晓得男女授受不亲？口出此言，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家？

马守贞 (白) 妹妹，你好不大方！你我开门户的人家，还说什么男女之别？你既来之则安之，今日陪了褚相公，明天我就格外看待你了。

冯莲芳 (白) 春秀，她说的是什么话？我不懂啊。

春秀 (白) 我也不懂她说的是什么话呀！

赵文华 (白) 姑娘你不懂呀，我实告诉你，我是看中了你了，你今夜就陪我睡觉了。

冯莲芳 (白) 呸！放屁！到底你们是什么人？

张月娇 (白) 我好苦啊！姑娘，此乃娼妇人家，你怎么也走进来了？

赵文华、  
马守贞 (同白) 她进来借宿，与你什么相干？不用你多嘴！姑娘来来来，一同坐了！

冯莲芳 (白) 呸！

(唱) 听一言不由我气冲牛斗！  
是娼家怎敢欺官门女流？  
拔青萍骂一声狂徒休走！

(冯莲芳捉住赵文华，春秀捉许四。)

马守贞、  
众妓女 (同白) 杀了人了！

冯莲芳 (唱) 消怒气除非是斩断驴头。

马守贞、  
众妓女 (同白) 杀不得，杀不得。

张月娇 (白) 女英雄休杀此贼！快快将我松开，一同衙门喊冤便了。

冯莲芳 (白) 啊，你是什么人？

张月娇 (白) 我是被她拐骗来的，勒逼为娼。因我不肯，这个坏种把我捆起拷打，快快救命罢！

冯莲芳 (白) 这还了得。  
春秀把那忘八抓过来！捆住他！

(冯莲芳擒赵文华。)

赵文华 (白) 哎呀不与我相干哪！

冯莲芳 (白) 不许你开口！  
春秀，快把女子放开！

马守贞 (白) 住了，这是我的女儿，与你什么相干？

冯莲芳 (白) 呸，胡说！

马守贞 (白) 哪里来的凶恶娼妇，吃醉了酒跑到我家里来发病？

冯莲芳 (白) 呸！好娼妇还敢胡讲？

(唱) 胆大贼无王法如此毒手？  
冯小姐女阎王鬼怕神愁。

(白) 春秀，快捆了！

马守贞 (白) 杀了人了！

(四青袍、四皂役、海福、史安、海瑞同上。)

海瑞 (唱) 接钦差未见面踪影无有！

马守贞 (白) 杀人了！

海瑞 (白) 啊！

(唱) 又听得喊叫声所为何由？

(白) 本县查访地方，迎接钦差，此间喊叫杀人！来，快去看来！

四皂役 (同白) 呔，你们为何乱嚷杀人？

冯莲芳 (白) 谁叫你来多管闲事？

四皂役 (同白) 哎呀冯小姐在此！禀太爷去。

冯莲芳 (白) 冯小姐就是不怕来的人多。

赵文华、  
马守贞、  
许四 (同白) 官人来了就好了。

四皂役 (同白) 禀太爷：冯小姐在内持剑杀人。

海瑞 (白) 这还了得，待我进内看来。

四皂役 (同白) 呔，县太爷来了。

冯莲芳 (白) 春秀，把这些个忘八捆了，别叫他跑了。

海瑞 (白) 冯小姐，本县在此，休要动手！

赵文华、  
马守贞、  
许四、  
众妓女 (同白) 不好了，县太爷到了。

冯莲芳 (白) 老父台来得正好，我实在被人欺侮得难受。

(冯莲芳哭。)

海瑞 (白) 谁敢欺你？你且放了此人，对我讲来！

冯莲芳 (白) 放开他怕跑了。

海瑞 (白) 衙役们在此，他们走脱不了。

(冯莲芳放赵文华。)

冯莲芳 (白) 这真是个大坏种，实实可恨！

四皂役 (同白) 呔，你们还不跪下？

(马守贞、许四、众妓女同跪，赵文华半跪。)

海瑞 (白) 冯小姐说与我听！

冯莲芳 (白) 唉，老父台呀！

(唱) 说起来这委屈令人难受，  
他是个忘八家我来错投，  
偏遇着狂嫖客眠花宿柳，  
强扯我要陪酒耍戏不休。

海瑞 (白) 哎呀，好大胆的嫖客！

(海瑞看许四。)

海瑞 (白) 你叫什么名字？

许四 (白) 小人叫许四。

海瑞 (白) 唔，世间上百般皆可营生，为何单做忘八，可恨可恨。

(海瑞看赵文华。)

海瑞 (白) 你这人叫什么名字？

赵文华 (白) 小人叫褚德。

海瑞 (白) 看你长的倒有些福相，为什么眠花宿柳？不做好事呀？

赵文华 (白) 小人是钱塘人，贩卖绸缎为生。从此经过，偶尔来消遣，误认这位小姐，得罪之处，望乞太爷开恩饶恕！

海瑞 (白) 哈哈，听你声音宏亮，讲话清楚，乃是个大贵之人。可惜眼睛不正，所以不学好人，本县令把你警戒警戒，以后必当成器。

左右！

四皂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把双眼枷抬过来！将许四、褚德一并枷了！  
四皂役 (同白) 是。  
 吠，往下跪！  
海瑞 (白) 听我示下！  
 (唱) 既做客为什么眠花卧柳？  
 闹妓馆甘心作无耻下流。  
 今本县警戒你改过以后，  
 持硃笔写封条恨不自由。  
四皂役 (同白) 请标封条！  
 上枷了。  
 禀太爷：枷起。  
海瑞 (白) 人役！  
四皂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着一人将冯小姐主仆寻一清净庵堂居住！  
冯莲芳 (白) 多谢老父台！  
 (冯莲芳、春秀同下。)  
海瑞 (白) 将这些妓女押送官媒听候发落！  
张月娇 (白) 哎呀太爷，小女子冤枉啊！  
海瑞 (白) 你既有冤枉，来，带了进城一同审问。  
 (众人同下。)  
 (完)